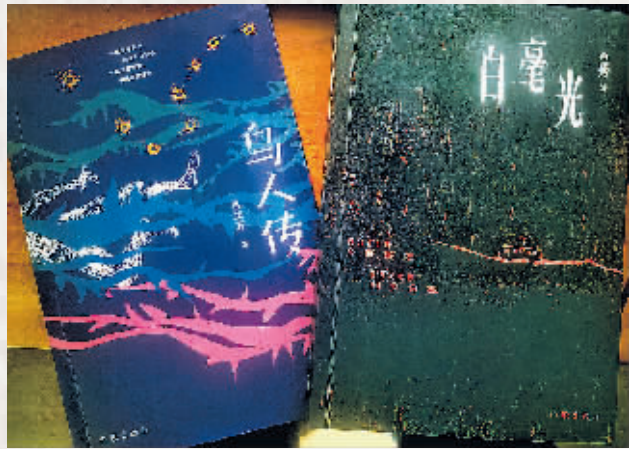


作家

在线



冉正万新作《白毫光》《乌人传》。

作家名片

冉正万，贵州余庆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纸房》《白毫光》等。出版有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等。曾获第二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第六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新锐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西部文学奖、第六届林斤澜文学奖。



·新作推介

《对面的小说家》：从华人的视角观察西方文学

新出版的《对面的小说家》一书，收录了作者吴永熹在过去十年间对十七位国际作家的访谈，他们中不乏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帕慕克、弗兰岑、保罗·奥斯特、萨尔曼·鲁西迪等。这些访谈最初以单篇的形式见诸报端、网络，并引起广泛关注。而今，这些散落的篇章集结出版。

《对面的小说家》一书有个副标题——“纽约访谈录”，缘于这些访谈是作者吴永熹定居纽约后，对当今世界最活跃、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众多一线作家进行的访谈。

吴永熹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深造于华盛顿大学，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异与同，有着深刻的体认与理解。2014年移居纽约后，吴永熹一边做文学翻译，一边给不同国内媒体供稿，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创作。其译作包括莉迪亚·戴维斯的《几乎没有记忆》《困扰种种》《不能与不会》，弗雷德·乌尔曼的《重逢》等，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译者之一。她试图从华人的视角观察西方文学，寻找切人文学与世界的口子。

好的访谈是怎样的？作者在书中谈到了自己的观点：“轻微的立场错位，可能走上无数岔路的未知，在有限时间内实现一场结构完整的挑战。而一场成功的访谈当然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它既要求好的问题，也要求好的应答，并且这种状况能够持续。这就要求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两个人必须彼此信任，以及更重要的是，彼此激发。”

这段心得，可以概述为几个关键性的短语：轻微的立场错位、持续的好问题与好回答、两个陌生人彼此信任和激发。无怪乎吴永熹坦言，不论是前期准备的采访提纲，还是访谈现场的氛围和提问技巧，都不过是为了让作家感到舒适和安全；让他们能够进入到某种接近最初文学创作时的灵感空间，引导他们说出自己独一无二关于写作与人生的秘密。

作家止庵对好的作家访谈录，也有一个标准：“比作家自己的文章还要深入透彻。这是因为作家写文章谈自己的写作，原本有个预设的谈话对象，然而现在提问者比预想对象对于作家的理解要更深刻、更准确。”吴永熹的《对面的小说家——纽约访谈录》就是这样一本书。她懂她所访问的这些作家、真懂写作、也真会提问。

在访谈的过程中，这些“对面的小说家”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写作时的经验与困惑、阅读的喜恶与习惯、坦陈文学之路上的所思所想、踟蹰印记。比如哈维尔·马利亚斯说：“一个作家在找到自己的声音之前要有许多次尝试。”“我几乎是盲目地开始写作，没有地图，只有指南针。”欧茨说：“在写一本小说的过程中，我会不停地修改。我会经常回到第一页，重写。整个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像波浪一样，相当有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故事是一阵一阵地出现的，而且总是在重写中获得的。”科伦·麦凯恩认为：“我们在讲述过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讲述现在。”

值得一提的是，每篇访谈伊始，都有作者对“对面的小说家”和自己采访历程的速写，寥寥几笔便精准地描画出作家的生平、声望与作品风格，这让“对面的小说家”不再只是媒体上冷冰冰的符号，而是鲜活生动、可亲可感的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让世界听见贵州

——冉正万新书分享会小记

近日，冉正万新书分享会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肖江虹，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贵州省美学学会副秘书长索良柱，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杨波等嘉宾读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冉正万独特的文学世界。

“冉正万最难得的一点是他相信自己所书写的世界是真实的，然后再通过文学技巧呈现。”肖江虹说。

一位具有“世界野心”的贵州作家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阿来的嘉绒藏区，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是文学版图的著名“精神地标”。黔地，也是冉正万苦心耕耘的精神血地。

从《纸房》《天眼》《银鱼来》，再到两部新作《乌人传》《白毫光》。不管是“冉姓坝”，还是“半边坡”，都是地地道道的黔北小山村，字里行间尽是黔北气息。这几年，冉正万甚至直接用贵阳街巷为题，写了不少备受好评的小说——《鲤鱼巷》《指月街》《图云关》《洪边门》等。

“冉正万是一位具有‘世界野心’的贵州作家。”肖江虹说，他写的贵州人、贵州事、贵州山、贵州水，都在尝试着向世界展现贵州文化、传递贵州声音，讲述他真挚热爱的故乡。

索良柱谈道，冉正万小说在小切口、小人物、小细节，甚至小地方中，展现“大世界”。《白毫光》的根是在贵州龙泉县楚米镇，哪怕出走千里，魂一定回归这里。

杨波认为，《白毫光》是一个精神返乡以及命运和解的故事，把母亲灵魂送回贵州老家的途中，



分享会现场，左起索良柱、肖江虹、冉正万、杨波。

他们在不断解码母亲身世的同时，也不断获得自我的精神对位与心灵世界的重建。

精神返乡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本质上，精神返乡，是另一个层面的自我流放。回归与放逐，冲突与和解，开放与封闭，都是相互交汇的河流，日夜不停地在我们体内流淌。很多时候，人总在故乡望他乡，也在他乡思故乡。冉正万努力通过讲述这些贵州人内心世界的奔腾交织，展现一种人类社会普遍的精神现象——一半是拼命逃离，一半是努力回归。

从这个层面上看，冉正万的小说，一半是贵州，一半是世界。贵州是根和魂，是冉正万炙热的精神血地。而世界则是一种哲学上的方法论，是一面观察和解读这片土地镜子。

对真实世界的寓言式书写

“故事不能生造，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体验。”冉正万说，所以他的小说大都是有现实原型的。

索良柱谈道，冉正万是一个十

分热爱生活的人，他拥抱生活，去聆听周边各种各样的声音，把身边发生过的一个个动作和细节留存心里。肖江虹认为，细腻的人物刻画、细致的情节体现都是冉正万的写作优势，这源于冉正万认真求准的写作态度。“文学最大的美德就是准确，冉正万的小说对地域文化的还原，准确而又细腻。”肖江虹说。

在正确的、细腻的背后，冉正万的小说还具有一定的传奇或曰“魔幻色彩”。不管是此前的《纸房》《银鱼来》，还是现在的《乌人传》《白毫光》，无边无际的荒诞与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在文字间缓缓流淌，令读者为之着迷。

“小说肯定要真，但真是内在要求，外在表现越有趣越好，读者才喜欢读。”冉正万直言技巧的重要，所以《白毫光》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前后弄了很多年才“长大”。

文学一定是讲技巧的。在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文学“陌生化”理论中，为了创造出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艺术形态，作者往往会通过视角转变、人物变形等手法，来构建不一样的艺

术世界。冉正万的寓言式书写，正像那句老话“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一半现实，一半寓言。最难能可贵的是，冉正万还是一名坚定的本土文化自信者，通过世界视野的观照，通过“陌生化”处理，让黔北乡野文化散发出迷人的独特魅力，摇曳多姿，勃勃生机。

养育题材也是作家的自我成长

冉正万是一位勤奋、高产的作家，近几年几乎年年有长篇新作推出。

冉正万坦言：“实际上这些小说不是现在才写的，只是现在正巧拿出来了而已。有些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写了。这些小说题材，就像是小孩子一样，我可能养了很多。陆陆续续地长大，然后有一些就突然跑到了大家的面前。”

冉正万还分享了《白毫光》这部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大概二十多年前，他就隐隐约约有了要写这个故事的念头。2015年正式动笔，因电脑被偷弄丢了写好的13万字。后来重写到17万字，又因为不满意删到只剩下3万字，接着又重写，直到2022年。这个故事写了差不多二十年。

索良柱谈道，养题材的过程实际上是作家自我不断成长的过程。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很早就有一个好的题材，但不知道从哪儿下笔，在后来的不断观察、学习和积累中，作家个人阅历、技巧等逐渐提升，突然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因此，题材的长大，是以作家个人的成长为前提的。

所以，冉正万的小说一半是过去持之以恒的热爱、付出和积累，一半是现在的笔耕不辍、厚积薄发、精彩纷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朝选 文 / 图

读 / 书 / 日 / 记

DUSHURIJI

开年推荐八本好书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 / 图

2024年继续好好读书。二月份推荐八本书。

第一本《书心雕龙》。藏书家韦力又开始一个新的寻访计划，这本书的副题叫“古旧书版寻踪”，也就是说，这是对中国雕版印刷的寻踪之旅。这个寻访计划韦力已经进行了十年，从2010年开始到2020年，先后寻访了京师大讲堂编书局译书局、京华印书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法经精舍、杭州西湖书院、扬州线装古籍文化公司、中国雕版博物馆、金陵刻经处、扬州诗局、嘉业堂书板等几十处遗迹。出版印刷已经全面进入现代化，但仍有不少人和机构在从事着中国古籍的印刷和出版，用最传统的中国手工艺，秉持对这一传统的坚守和开拓。

藏书家对古书有着痴迷的爱，他的寻访主要围绕古书展开，这本《书心雕龙》以点窥面，讲述中国古书是如何制造出来的，通过寻访这些制造古书的历史遗迹，再结合古籍史料讲述由古至今那些为了制造书籍而做出



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被知晓。

第二本《肥乡旧志增补点校汇编》。日前到邯郸，走访了一家邯郸历史文化主题书店“左之书店”，书店主理人喜郎兄是一位邯郸历史文化爱好者，收集了很多邯郸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这

本《肥乡旧志增补点校汇编》即喜郎兄所赠。

肥乡是赵武灵王的得力大臣肥义的故乡，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赵胜的地盘，赵胜墓就在肥乡。自三国曹魏时期曹丕黄初二年（221年）制县，距今已1800多年，现在是邯郸的一个区。肥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历史上大人物除了肥义、平原君赵胜外，还有曹魏时期的才子，著有《赵都赋》《人物志》等作品的刘劭、北宋时期的名相李沆，到了元明清，就举不胜举了。

《肥乡县志》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最后一次修订，共历经八个版本。如今只剩下雍正十年（1732年）、同治六年（1867年）及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个版本存世。这本《肥乡旧志增补点校汇编》就是根据存世的三个版本重新点校汇编而成。之前对肥乡几乎一无所知，读了这本“旧志”，对该地有了一些认识和解。

下面几本读后也都很喜欢，就不展开说了，简单介绍一二。

《寻蟪记》，蟪，又称鱼，亦称蠹鱼，也就是爱吃书籍的书虫。摇滚博士陈涌海做了一番关于蠹鱼的科普，原来我们固有对蠹鱼的认识有很多不实和差异，很好有趣的选题。

《古籍版本十讲》，书中对古籍版本深入浅出的讲解，看完忍不住想摸古书。

《中文打字机》，补充了汉字文化史从刻本时代到电脑时代过程中，一个独特而短暂的打字机时代。

《燕东园左邻右舍》，作为一名“燕二代”，徐泓老师在书中回忆和记录的往事，是大多数近代知识分子研究中非常独特的视角，没有这种亲历，不能写出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日常细节。

《上阳台》，是作者“中都三部曲”中的一本，讲述金朝全盛时期金章宗时代一个家族的命运。

《书风八面》，是姚峥华“书人系列”第八本，书风八面而来，让人如沐书风。

《地球生命小史》：用宇宙维度看地球生命

“宇宙”的本意，是空间与空间的集合。古人称天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然而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迄今能赋予浩瀚时空以文明的，唯有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原本沧海一粟的地球因为生命的存在而拥有了文明史。亨利·吉的《地球生命小史》站在宇宙的维度，看待地球生命的可贵。

地球诞生之初是一个火球般的熔岩场，之后冷却成为一个波涛汹涌的水世界，火山不断喷发，大气层不断发生化学变化，慢慢塑造出地球上的景观。在如此严峻酷烈的环境下，生命伺机而动，在冰与火的淬炼中出现并壮大起来。最早的生命诞生于海底火山的喷发口处，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命不断繁衍，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它们长出脊椎，离开海洋，走向陆地、飞向天空。

《地球生命小史》以时间为轴线，从宇宙诞生讲起，介绍了地球的诞生和早期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早期演化，以及地球演化历史过程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包括大陆变迁历史和气候变迁历史，主要生物类群的起源、演化乃至灭绝，以及一系列生物大灭绝事件。可以说，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恢宏壮观、波澜起伏的地球生命演化历史。这样的历史，是由一个个灭绝物种构成和书写的，尤其是那些见证了生物演化关键时期的重要灭绝物种，如怪诞虫、水龙兽、小盗龙、渡渡鸟、尼安德特人……当然，也有一些物种经受了历次灾难与动荡的考验，成为生命的活化石，至今仍与人类共生共存。

《地球生命小史》一书尤其突出了脊椎动物的演化历史，介绍了脊椎动物的一系列重要生物结构，像取食器官颌、陆地运动器官四肢、生殖结构羊膜卵和飞行器官翅膀，以及包括牙齿和听觉系统在内的哺乳动物各种特化的生物结构和器官是如何演化的；也介绍了若干脊椎动物亚类群的演化历史，介绍它们如何从海洋登上陆地，又从陆生变为水生，如何从陆地上蓝天，又是如何回到地面的。《地球生命小史》还详细解读了人类的演化历史，展现人类从非洲扩散到全球各个大陆，历经困难，最终统治这个星球的过程。

我们知道，地球生命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人类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物种，会面临第六次灭绝吗？作者认为，首先要正视和评估人类的影响，因为人类的发展造成了物种的灭绝，且已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但仍然有挽回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然觉醒，并试图通过分工合作应对挑战，用更少的资源走得更远；其次要面对“向死而生”的生命规律，作者说人类最终走向灭绝是大概率事件，但生命会以其他的形态，永远存在下去。

作者亨利·吉在剑桥大学接受了世界一流的古生物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学术训练，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研究了英国冰河时代生物动物的演化。不过，他并没有成为一名全职的古生物学者，而是于1987年入职《自然》杂志，也成为了一名兼职古生物学者，他编辑和撰写了多部古生物学方向的著作。凭借在出版界的历练和对古生物学的深厚了解，他的写作兼具文字流畅、知识丰富和精准几个特点，深受公众喜爱，这本《地球生命小史》也因此获得2022年度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